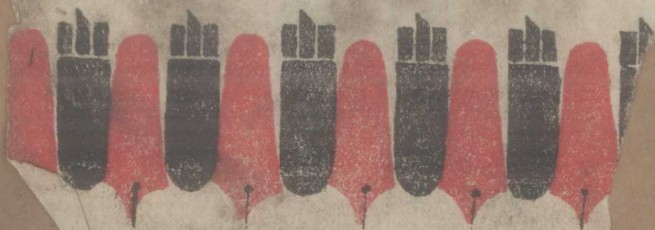




女
傑

趙清閣



女傑

(五幕話劇)

時間：

第一幕：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的一個黃昏。

第二幕：距第一幕半月後的一個上午。

第三幕：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的一個夜深。

第四幕：距第三幕五月後的一個傍晚。

第五幕：距第四幕三天後的一個早晨。

地點：

第一幕：江蘇宜興縣張渚鎮上。

第二幕：張渚鎮楊祥生的家裏。

第三幕：長興到泗安的公路上。

第四幕：長興敵憲兵司令部辦公室。

第五幕：江蘇太湖馬曠山上。

人物：

金花：二十五歲。高高的個子，不胖不瘦，挺健壯的體格。面龐的各部

分都生得很適當，濃眉大眼高鼻樑，不塗一點脂粉，一望而知是

一個不平凡的女子。雖十足女俠的姿態，並不失其溫柔賢慧的天

性。爲人堅強英傑義俠忠勇，處事果斷；富有愛國熱情，略具智

識，思想頗進步。尤其是一身好武藝，雙手能開鎗，彈無虛發，

可以攀一根繩子上下五層大廈，所以從前是很著名的「俠盜」。抗

戰後，組織義勇游擊隊，自任領袖。

李五：三十多歲。黑臉大鼻子、粗高的個子；性情魯莽，但挺豪俠，愛

抱不平，好義人。從前是當過兵的出身，後來是義勇游擊隊的重要份子。有個習慣就是無論喜怒哀樂的時候都好揉揉鼻子。

刁大：三十七八歲。滿臉格鬍鬚子，不大高，很胖，尤其肚皮凸起來像一面皮鼓。爲人忠義雙全，勇敢能戰，是金花的老夥計。

阿毛：四十八歲。雖然顯得老些，但挺英豪的，是江湖上的好漢；因爲一隻眼睛長了翳膜，只一隻眼睛能用，所以綽號叫「獨眼龍」。也是金花的舊部。

姚四海：三十三歲。英俊文雅，沉着，靜穩，義勇好俠，頗有智識計謀。在北伐時因爲殺了一個軍閥，所以上山入夥，一向悄悄地愛着蔡金花，但從沒有表示過，因爲這，常常使他憂愁、煩惱。

龐興奎：三十五歲。有點「水滸寨」上時遷的風度，善於飛簷走壁，所以叫「湖上綽號叫「飛毛腿」。嗜酒好吃，總是糊糊塗塗的樣子，但心裏

很清楚，也很機警。

丁子元：二十歲。天真活潑，熱情愛國的小夥子。

和尚：四十多歲。善良慈祥，頗有愛國熱情，非一般俗和尚可比，所以他把徒弟們送上前線以後，自己也加入了金花的游擊隊工作。

喜姑：十幾歲。天真無邪，生得相當好看。

楊祥生：四十五歲。長就的一副兇惡可怕的面孔。額上一大顆痔，高胖的體格，只知貪財圖利，爲非作歹，毫無國家民族的觀念。在江蘇宜興張渚鎮上是著名的地痞，「青皮幫」的頭子，一面替官廳幹着偵緝工作，所以人民畏如虎狼，他便倚勢逞強，顯得十二分的威風。後來更是標準的漢奸。

陸芳：二十五歲。有着大家閨秀的風姿，瘦弱恬靜，溫文典雅；眉宇間日常深藏着悠怨和無限的苦惱，對於現狀生活感到厭倦，可是又

沒有法子能脫離，也即沒有法子能擺開她的可惡的丈夫楊祥生。

吳扣金：三十多歲。其醜不堪形容，滿臉橫肉，狡猾，毒辣；是楊祥生的「心腹人」，所以更能夠虎作倀，施展他流氓的行爲。

任援道：三十多歲。瘦瘦的高高的，顯然雅片癮的姿態；奸險卑賤，在「皇軍」的庇護下當着忠實的狗，充分表現了無恥醜惡；從前是一個地痞流氓，現在是南京偽綏靖部長

蕭老大：四十多歲。比楊祥生還要兇，只知愛金錢，懼勢力；沒有良心，不講義氣。從前是金花的部下，後來又背叛她，並且當了漢奸走狗。

桐田少佐：三十多歲。矮矮的，日本人特有的身材；一對小眼睛，老眯眯眨眨地，鼻上一撮小鬍子。對戰爭早厭倦了，但又不能不戰，顯得很懦弱和惶惑不安，講的一口好中國話，是長興城內憲兵司

令。

佐野大佐：四十多歲。這人比桐田少佐健壯，也兇悍暴戾些；兩撇仁丹鬚，分幾頭，架着眼鏡，很可怕可憎的面龐，講的一口生硬的中
國話，是桐田少佐的上司，南京偽綏靖部的顧問。

山藤：三十多歲，是一個殘廢傷兵，眼睛瞎了，他聽見敵軍有燒死重傷
兵的消息，向營長反抗，可是沒有用。

谷崎：三十多歲，也是殘廢兵，右手斷了，切身的痛苦使他痛恨戰爭。
盛隊長：三十多歲。是一個怯懦人。在宜興担任保安隊長，按理他可以管轄楊祥生，可是他反屈在他膝下。

馮么毛：三十多歲。「青皮幫」的夥子，楊祥生的爪牙。愚昧無知，逞強霸道的。

難民父：四十多歲。受盡日本鬼子傷害的難民，自上海流亡異地，靠女兒

賣唱度日。

盲女：二十歲。遭受鬼子的姦淫後又被挖去了眼睛。是難民父的女兒。

熊二娘：徐娘半老，仍愛賣弄風騷，和楊祥生有勾搭，在張渚鎮開了一片

客棧兼賭場，專作青皮幫聚夥的地方。

老宋：五十多歲。和愷良善。是陸芳的僕人。

賭徒：甲，乙，丙，丁，四人都是青皮幫刺花黨的夥子。

韓老闆：「來福小飯館」的老闆。

茶房：「來福小飯館」的茶房。

小販：十一歲的男孩。

哨兵：一人。

日衛兵：一人。

日海軍隊員們：十數人或更多些。

第一幕

人物：

金花：穿藍色半長上衣，束腰帶，黑色長褲子，花布包頭。

楊祥生：着長袍撩起衣角，腰間圍子彈和鎗。

吳扣金：穿短衣長褲，扎裹腿，腰間撒短刀。

李五：穿馬褂敵着懷，腰間有刀，帶氈帽。

馮么毛：長衫披在身上，腰間有鎗。

熊二娘：塗脂抹粉，艷色服飾。

賭徒甲：短上衣敞開，褲子扁上去，赤脚。

賭徒乙：不整齊的服飾，帶斗笠掛短刀。

賭徒丙：長袍。

賂徒丁：短衣短褲。

賂徒們：衣飾不整。

難民父：短衣長褲，破爛不堪。土法，

盲一女：穿破舊旗袍。

韓老闆：帶禮帽，拿旱煙袋。

茶房：穿圍腰，（即裙式）肩土放一條手巾。

小販：破爛衣服。

其他：趕驢子的，推小車的，挑担子的，吃茶的，行路人等。

佈景

整個地看起來，這是一個鎮市的碼頭。舞台左外邊是一家小客棧兼茶館，門口懸「張清客棧」招牌。門裏散放着幾張桌子，和長板凳，屋內靠裏斜角設有櫃台，即管賬的所在。這客棧的緊隔壁是一爿雜貨店，店內有拐灣的櫃台，

台上放着些瓶瓶罐罐，裝的是各種貨物。雜貨店的前面，（即舞台左偏面又有一家茶館，但只能看見半邊，屋內設幾張桌子。茶館右傍有株樹，和一片草地，再靠右，是一排小小的山坡，深入右角度去，遠遠隱約見一座山峯。舞台右外面是一家小飯館，招牌寫着「來福小飯館」，另有小方招牌上寫着。「真正紹興酒，各樣時菜。」等字樣，櫃台上一排酒罐，室內散放幾張桌子。飯館隔壁是一爿小山貨店，表現了本地風光，店外面門口擺一排竹簍，裏面是栗子，核桃，棗之類的東西。山貨店前面，（就是舞台右斜角。）是一條甬道，通過舞台左外面的大路。

開幕

這裏是張清鎮的大碼頭，從銅官山來，或到銅官山去，都必須經過這條大道，所以人來人往顯得非常熱鬧，有推小車作買賣的，有挑担子的，嘴裏嚷着：「賣栗子」「誰買梨」……等，同時「來福飯館」裏一張桌子坐着幾位吃客，茶

房裏着菜的名字。隔壁山貨店偶而也有人進去買東西，講價錢的。小茶館的裏面有吃茶的有閒階級。有一張桌子純是賭徒，在聚精會神的推骨牌，比較沒有吵鬧的聲音。雜貨店的買客們不算多，但也有一張桌子，四五個賭徒在那兒摸紙牌。嘈雜最甚的是張「落客棧」，這裏有三張桌子是賭徒，也有一邊觀戰的，靠舞台的一張桌子是李昆，馮么毛等在擲骰子，熊二娘在櫃台裏坐着，看着行路人，用一雙媚眼招攔生易，賭徒們有的很安靜，有的簡直要拚命，常常吸引得行路人不禁走來逗留片刻。小販從左甬道提一竹籃走來

小販（以後統稱「小」）哈德門香煙，誰吸哈德門香煙，瓜子，花生糖！花生糖，

瓜子！（嚷着向「來福飯館」走。）

茶房（以後簡稱「茶」）啊！花雕酒半斤！（嚷着提一酒壺向吃客的跟前走，揩了揩杯子替斟上。）

小 (見飯館沒有生易，又走向「張酒樓」。) 瓜子，花生糖！哈德門香煙！

(注意；演出時臨到甲作戲。乙即降低說話聲音，自然，活動還是依舊，不能停頓；所顧及的是怕妨礙和擾亂了觀衆的聽覺，且避免牽制觀衆的注意力而影響劇情的統一。)

馮么毛

(以後簡稱「馮」。) 賣哈德門煙的！多少錢一盒？(邊說着邊整着自己桌上的錢，很明顯是贏了，故意誇耀的神情。)

小

(把煙送過去) 四角大洋一盒！

馮

拿一盒來！(把四角錢扔給小販，小販將煙遞給他，燃火柴吸着煙後用

火柴向李五鼻子上幌幌)

李五

(以後簡稱「李」。) 媽的，燒了我的鼻子要你的命！(向小販) 小孩，便宜點行不行。(怪垂涎的，鼓了鼓鼻子看着小販盤內的煙。)

小

(堅決地但又故意走近他去誘惑) 不行！這是最公道的價錢！

李（看看掉面前沒有錢了，再看馮么毛已經在吸了，怪難堪地）四角就四

角，先賒給我一盒，明天來拿錢！（說着用手揉了揉大鼻子）

小（聽見這話，連忙提了藍子就走）不賒賬！不賒賬！

李（老羞成怒，不禁拍了下桌子）媽的，就憑你這小兔崽子也竟敢瞧不起你

大鼻子爺爺！快跟我滾過來！

（賭徒們這時有的數錢。有的在看李五和小販。）

小（站在門前不敢走也不敢來，胆怯地）我……我爹不叫……賒賬！

李（回去告訴那老王八旦說是你大鼻子爺爺叫賒的！

小但是他……他會打我的！（仍舊站着不動。）

李（暴躁地）別廢話，惹翻了我一樣要揍你的！

甲得啦！得啦！四角錢也值得賒賬，給他算啦！

李你不知道老子輸光了嗎？媽的賒賬又不是撒賴，誰還能白吃他的不成？（

說着站起來向小販走去。）

小（聽見「輸光了」三個字，急忙逃向山坡去）

李（喪氣地搖搖頭）他媽的。連小孩都欺侮起老子來啦！

賭丙（以後簡稱「丙」。）幹嗎跟人家小孩子過不去呢？我這兒有煙，送你一支

吸得啦！（說着以煙予李五。）

賭乙（以後簡稱「乙」。）搖着骰子盒催促地）快些預備呀！快些預備呀！

李（吸着煙又回到原賭桌了，搭訕着向馮么毛乞求地。）老馮，再借給一塊錢，輸了明天就還你，贏了等會兒酬謝你一盒哈德門香煙！

馮（冷冷地）算了吧，老子沒這麼多錢借給你。（從懷裏取了些鈔票放在桌面，前驕傲地。）

乙（這時賭陣又開始展開了，賭乙是莊家，即由他擲骨子。）
壓好了錢沒有？（手裏拿着一個木盒搖着骨子「嘩啦啦」響。）

馮（示威地狠狠放了一扎錢在桌上）一塊錢的單！（賭骨子的「單」「雙」點。）

丙 五角錢的雙！（怪聲地喊）

丁 兩角錢的雙！（桌子拍了一下響）

甲（看了看大家然後遲疑地。）五角錢的雙！

乙（向李五）怎麼？大鼻子不下嗎？我要開寶啦！（說着又搖了搖木盒。）

李（聳了聳肩沒有回答。）

（賭乙把木盒開了，骨子落出來到盤子裏，大家爭着來看。）

馮（拍掌大笑）哈哈，「么二」配「紅四」，「燈籠五」，（註一）又是老子贏，又是

老子贏！

乙 媽的，馮么毛！你瘋了嗎！（說着狠狠地把該收的錢收了，又賠給了馮么

毛一元。）真倒黴。

李（看着又有點眼紅了，揉了揉鼻子說）馮，這回你只算沒有贏得啦，借給

我，明天一準三分利還你！不還，是個王八蛋！

馮

（堅決地，把錢用手護掩着）不成，越贏越不借，要想賭博，就回去拿錢來。別淨跟老子打纏，放識相點！

郭

（這時金花背着一個小包袱，顯得風塵撲撲地，手裏拿一枝楓葉，配襯着藍色衣服，非常嚴肅的美，正向舞台前走來。）

金花

（以後簡稱「金」。）老闆娘，有房間嗎？

熊二娘：有！有！（說着一面打量了金花的週身。）

金

（很聰明地會意了。）不要怕，我先付五塊的押租得啦！（說着把錢交給

熊

熊二娘。）

熊

（連忙換了副態度接住錢，謙讓地。）沒關係！沒關係！您這兒先坐會，我進去把房間打掃打掃就來。

（熊二娘進去了，金花靠着櫃台站着向賭徒尋視地，同時賭徒們也注意地